

天马晋侯凤鸟尊

李雅君 张 雁

山西省天马一曲村晋文化遗址中晋侯墓地出土的青铜象鼻凤鸟尊,以其造型之奇特、纹饰之精美而著称,对研究周代的历史和晋国文化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尊,是一种高体的大型或中型酒器,尊与彝一样,原是成组礼器的共称,宋朝之后开始专指一类器物。青铜尊初见於商代中期,盛于商末和西周时代,尊体现了礼器中的至尊气象,代表了主人的尊贵地位。尊的基本造型是侈口、长颈、圆腹或方腹、高圈足。鸟兽尊这类器物在商代晚期和西周前期较为常见。从出土文物看,青铜鸟兽尊在礼器中所占数量很少,但其造型独特,均按动物形象铸造,周身遍布精美纹饰,成为青铜礼器中的特殊品类,较集中见于晋国青铜器中。晋国鸟兽尊的代表为晋侯凤鸟尊、子乍弄鸟尊、赵卿墓鸟尊等。

史载,周成王封其弟叔虞于“唐”。《吕氏春秋·重言》:“成王与唐叔虞燕居,援桐叶以为珪,而授唐叔虞曰:‘余以此封汝。’叔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曰:‘天子其封虞邪?’成王曰:‘余一人与虞戏也。’周公对曰:‘臣闻之,天子无戏言,天子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于是封叔虞于晋。”叔虞死后,其子燹父继承国君,并改国号为晋,始有晋国。而这件国宝的拥有者,就是晋国第一位君侯——燹父。

晋侯凤鸟尊造型精美,是肖形尊。作为青铜盛酒器,凤鸟尊以其独特的造型、纹饰展示着晋式青铜文化的内涵和艺术魅力。这件凤鸟尊2000年出土于山西省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的天马一曲村晋文化遗址中的晋侯墓地。晋侯凤鸟尊出土时略有残损,高39厘米,长30.5厘米,宽27.5厘米。尊作凤鸟形,头顶凤冠,双目圆睁,钩形眉,嘴上后部有两个月牙形鼻孔。禽体丰满,翘首回望,两翼上卷,极富韵律美。鸟背依形设盖,盖钮为小凤鸟形,它头顶凤冠,昂首前望,注视着大鸟,母子之情被刻画得淋漓尽致。该凤鸟双腿粗壮,爪尖略蜷。凤尾下设一象首,惜象鼻残缺,依据象首曲线分析,象鼻似该内卷上扬,与双腿形成稳定的三点支撑,这是典型的“兽禽结合”的例子。凤鸟颈、腹、背饰羽翎纹,两翼与双腿饰云纹,翼、盖间饰

羽纹,以雷纹衬地,尾饰华丽的羽翎纹。为了尊重历史,修复的象鼻上并没有设计纹饰。在这件凤鸟尊中,鸟与象别出心裁地组合在一起,这在中国同期青铜器中是独一无二的设计。凤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乍向太室宝尊彝”,可确证其为燹父祭祀祖先的宗庙礼器。鸟尊造型写实生动,构思奇特巧妙,装饰精致豪华。

据统计,山西共出土了三件鸟尊,都是古晋国的青铜器,这三件鸟尊分别是:1988年太原赵卿墓出土的鸟尊、1949年前太原出土如今收藏在美国弗利尔艺术博物馆的子乍弄鸟尊以及这件晋侯凤鸟尊,其中晋侯凤鸟尊最大,年代最早,造型也最优美。子乍弄鸟尊是昂首挺立的鸛鸟造型,通身黑色,是一件单纯盛酒倒酒的酒尊,鸟尊的周身装饰羽纹、夔纹、鳞纹和云纹,而且在鸟首背后还有错金的“子乍弄鸟”四字铭文,以鸟首为盖,以鸟喙作流,鸟喙可以开合,鸟眼两边镶金,尾下有缺损部件断茬,据推测此部件为三角平衡支撑,为周代晚期作品。春秋赵卿墓鸟尊是一件酒器,器形呈昂首挺立的鸟形,鸟颈与中空的腹腔相通,锋锐的弯喙成为自动开合的流口,当倾斜鸟身往外倒酒时,上唇会自动开启。复位后,口即闭合,可防尘、防虫,十分巧妙。鸟尾下的小巧的虎形支脚,可使鸟尊盛满酒时平衡稳定。鸟尊造型和谐,纹饰华美,铸造精巧,浑然一体。其造型和文饰与子乍弄鸟尊如出一辙,在设计上也极其相似。2004年5月,北京保利博物馆从国外收购回一件大型西周鸟尊,凤鸟的背部设置圆拱形器盖,盖上也挺立一只小凤鸟,其头顶圭形冠,昂首尖喙,双翅贴伏,长尾下垂。大小凤鸟通身均装饰鳞状羽纹,繁复而美观。尊盖内侧有两行八字铭文:“棚季乍祖考宝尊彝”,故称棚季凤鸟尊。棚季凤鸟尊与晋侯凤鸟尊的年代大致相同,造型也十分相似,并都以“凤上立凤”之形。双凤迎盛世,宛如一对青铜姊妹。不同的是,晋侯凤鸟尊呈回首眺望姿势,而棚季凤鸟尊目视前方。

《周礼·春官·司尊彝》记载祭祀礼器中有“六尊六彝”,“鸟彝”即为其一,是宗庙祭祀的重要礼器。在晋侯凤鸟尊中,凤鸟与象这两种西周时期最流行的

肖形装饰的组合,使之成为中国青铜艺术中罕见的珍品。从象鼻鸟尊的整个造型上看,以凤鸟形为主,象形巧妙地依附于凤鸟形之中,由此可见晋文化中凤鸟的地位。

在两千多年前,我们的祖先格外崇尚凤鸟,商人传言有“玄鸟生商”,以之为图腾,周人则视之为守护神。据传周人的祖先后稷,初生时,人们都认为不祥,把他扔到冰上,突然空中飞来一群凤鸟,它们用羽翼来温暖这孩子。孩子长大后作了尧、舜的农官,教民耕种。如此看来,没有凤便没有周人。

无论“玄鸟生商”的传说,或是《国语·周语》“周之兴也,鸞鸞鸣于岐山”(这里所说的“鸞鸞”是凤的别名)的记载,以及“吹箫引凤”的美丽故事,都反映出商周时期人们视凤为建邦兴国、生活幸福的祥瑞。正是出于对凤的崇敬及其吉祥如意,凤鸟作为中华民族传统的吉祥鸟,一直是尊贵、崇高、贤德的象征,晋侯凤鸟尊是中华先民崇拜凤鸟的最好见证。

殷墟青铜器上的鸟纹,多为勾喙、垂尾。及至西周,鸟纹的最大变化在于大量华丽的冠羽和尾羽的出现以及冠首鸟纹的流行。但西周鸟纹勾喙、垂尾的风格仍得到了继承和发展。所不同的是,有些鸟纹为尖喙、垂尾,如太原晋国赵卿墓出土高柄方壶上的鸟纹。但与殷墟一样,西周鸟纹多为勾喙,有些鸟纹还特别突出其勾喙的特征。

有冠、勾喙、垂尾,是晋国凤鸟尊造型的特点之一。西周时期大量流行的勾喙、垂尾鸟纹及鸟形饰,应是鹰的象征或变形。而且在春秋时期各地域类型青铜文化中,晋国青铜文化更多地保留了商周以来形成的文化传统,这源自晋周共同的血缘和相近的地缘。

纹饰如衣,一件器物的纹饰不仅对器物起到装饰美化的作用,与器物的功能内容造型设计相适应,同时也反映一定的社会、历史、经济、文化、政治与宗教的面貌。装饰风格的时代美是一个时代审美观念的物质体现。西周的审美观念是理性的、有秩序的,影响到西周的青铜器纹样设计,使得西周中期以后装饰纹样呈现规范化、系列化的秩序美,这些时代特点在晋侯凤鸟尊上也有体现。

晋侯凤鸟尊是带有浓厚装饰性的实用礼器。它的装饰性不仅体现在纹饰的精美华丽上,而且其奇异的造型也对观赏者形成强烈的视觉冲击。晋侯凤鸟尊整体造型改变了商代以来凤鸟神秘诡异的风

格,进一步走向写实。其纹饰上更加注重点、线、面的组合和排列,运用明暗、虚实对比的结构关系,寻求最佳的视觉效果。在造型中将美学和力学有机结合,大胆构思,巧妙设计,体现了晋式青铜器在装饰性和实用性上的飞跃。晋侯凤鸟尊的整体造型性格鲜明,完全经过有目的的装饰化变形,尊上更有线刻图案来加强这种装饰品格。装饰性的变形处理是夸张概括的手法之一。中国古代雕塑还具有明显的绘画性。晋侯凤鸟尊是写实性和写意性的完美结合。追求肖似、更求神韵。晋侯凤鸟尊不仅造型雄奇,而且装饰细密华丽,刻镂精工。鸟尊纹饰的特点以几何形为主,非常具有代表性,巧妙地把各种几何图案元素按照视觉传达的主次关系,有机分布在器物的周身,疏密有致,使作品有一种受几何形控制的轻快感、神秘感,达到了艺术设计的新高度。总体上看,晋侯鸟尊是西周晋国青铜艺术的杰出代表,其装饰趣味浓郁,寓意深刻,风格独特。这样一件极具个性的杰作,拥有了自己的设计语言和艺术语言。

从今天的艺术欣赏角度看,青铜鸟兽尊也具有很高的美学价值。青铜鸟兽尊的制作,如《周礼·考工记》所云:“知(智)者创物。”匠师们在长期的实践中,以生活为创作源泉,他们细致入微地观察所要表现的鸟兽特点和习性,甚至捕捉到了某种鸟兽瞬间的变化,然后再以自己的思想感情,通过形象思维进行创造。遗留至今的各类鸟兽尊正是他们在劳动中不断追求美和创造美的结果,是将自然界中鸟兽的生动之美实物化的典范。那些没有留下姓名的匠师们,无愧为古代杰出的雕塑艺术家。

在文化特征上,由于晋文化所处地理位置处于南北要冲及华夏与戎狄之间,故其文化面貌既有中原华夏文明的成分,也有北方戎狄文化的风采。之所以形成这样的格局,在于它对四方不同类型文化的吸收和综合。

中国古代青铜艺术之所以能一枝独秀地屹立在世界艺术之林,在于它有着与众不同的特点,并为世界公认和尊重。晋侯凤鸟尊正是对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对新生文化的创造完美结合的代表,对我们现代的设计和造型理念都有着深刻的启示。

(作者单位 山西大学美术学院)

责任编辑 韦平